

序

重周禮土訓掌道地圖以詒地事
誦訓掌道方志以詒觀事班固
地理志所由作李吉甫元和郡縣
圖志所由創許州志創於明儒鄒
文莊公海內學者其康菴山武功
志稱隼麟焉惜乎其書不傳

國初州牧胡君良弼始輯州志甄君
汝舟校許奉

方伯滇南趙公檄修續志乃訪得
明季董志殘本其義例以邵志
爲宗以成州志余來刺許得觀其
書體例甚善第其徵實畧而
藝文隘蓋憲檄剋期不及博採

詳審耳許為中原望郡而廣靖
函東達吳會兩控荆襄北通燕
趙自漢唐迄五代皆為重鎮北
宋稱為右輔山川數聖人偏淵藪
園林勝境為高人韻士之所遊息
史氏即不及備載雜見名人別集傳
記余每見有闕許之文獻者悉次

第籍記之今飽繫十五年於此矣
人亦久矣余之撰述所以續修州志請
余惟甄志修自乾隆十年距今垂
九十餘年城郭山川土田籍賦則猶
是也其中人物節義文章科目仕
達憲日久湮沒失傳使後世若不得
景前徵而昭來許誰能主筆矣

集者宿任以採輯例則因之更則
增之蕪則刪之謬則訂之明年餘
而脫稿後之觀是編者欽崇

聖訓仰戴

皇仁穆然見

聖祖

神宗重熙累洽於萬斯年之教澤焉

嘗以讀法歷村疇間父老皆為往
往為余言封人舍肉蔡順拾葚陳
仲子為亭表張孝基還產誣軼
事州之園視觀聽雖孺稚爭翹
足鼓舞致進步前賢固俾專美
蓋斯地風俗之厚也今將續續
仲先生懷鉛握槧青衿弟子文

相砥礪志道德志功名志神特達
其古之三君八龍後先輝映未可
知也獨余以能才承乏拜黃次公
卻文莊之舊治為抱愧耳然以
承乏因得觀黃次公卻文莊之遺
徽誠厚幸哉誠厚幸哉

道光十八年歲至戊戌秋八月

諸授奉政大夫候升知府河南許州直隸
州知州歷署歸德南陽府前河南
癸酉鄉試同考官高安蕭元吉撰

舊序

知州 胡良弼

國之有史所以示勸懲昭法戒也故蘇子謂其
與天與君並峙於域中誠重之也曷重乎爾誠
以上之政治人才與下之民生風俗犁犁簡端
使載者足以勸讀者足以興而觀摩之道寓焉
此史之所以重也而復重郡邑之志者何也蓋
志以詳史之所未備者也史以載天下之事故
博採而精核之其無能繁文以悉瑣屑者勢也
志以載一隅之事則政治之得失人才之盛衰

許州志

與夫民生之榮瘁風俗之醇漓莫不詳列而悉
備焉讀之者知其利害何在卽知其補救何從
故必詳史之所未備也不詳無爲貴志矣考九
州之志豫州居九州之中許屬又居豫州之中
觀風之君子以逮商賈之貿易每輻輳焉其古
今政治人才民生風俗尤人人樂道之余生也
晚不及見中州之盛方其家塾時聞長者談方
域景物輒首中州謂其風土中和人多醇良卽
有利弊無難興難革之虞每私心慕之癸卯秋

余奉

命來牧許昌甚慊素志曰此固黃次公寇子翼所守
舊地而八龍八鳳所產故區也先型具在古治
可復按志求之當有昭然示我而纖悉不遺者
甫受事卽揖紳士訪之僅得前汪公所纂志以
較素所耳聞亦且挂一漏萬而所屬四邑並未
嘗一語相及悵然者久之喟然曰許志顧爾爾
乎紳士語余更圖之余謝不敏且時當兵燹之
餘哀鴻甫集水旱相仍朝夕蒞治僅拮据于瓦

礫之中實亦未遑爲也今三閱歲月矣時已久

余

樂許人之朴許人亦安

余

之拙百廢稍稍修

舉紳士復取所爲許志者屬更爲編輯義弗克
辭竟勉強從事徧採羣書凡屬于許者悉次第
類編之舉州郡以及四邑政治之得失人才之
盛衰與夫民生之榮瘁風俗之醇漓依類敘次
無不犁犁簡端覽之者洞知其利害何在因知
其補救何從况茲許屬固所謂風和民醇其利
弊尤易興易革者乎是一日之志卽千百年之

政治人才民生風俗胥于是焉係之卽千百年
政治之所以得失人才之所以盛衰與夫民生
之所以榮瘁風俗之所以醇漓者亦于是焉係
之矣彌也不敏願與吏茲許者勉之 晷

康熙五年歲次丙午秋七月中浣穀旦

舊序

知州 甄汝舟

郡邑之有志猶國之有史也輯往事昭來茲所
關甚鉅前有作者後必有述焉者不述則無以
備考鏡示法守奚可哉許州舊志成於前明大

儒邵文莊公手文莊學宗洛閩躬行有得歷任
中外無不行其所學卽所修許志上追信史當
時與康對山武功志傳爲海內雙壁宜乎貴重
爲後世所當宗也余于壬戌秋謬膺

簡命自祥邑擢刺是邦踐文莊之舊治景仰芳躅欲
於稽文考獻之中捃摭遺徽餘烈勉效萬一庶
幾少答

朝廷建牧之意以免曠官之誚乃取閱志書爲前

牧胡公所輯止於康熙五年迄今將八十載漫

無所紀不禁瞿然曰夫以我

朝

列聖相承重熙累洽涵煦百年其良法美意自古詩書
所稱豈有加焉教養所及蔚爲休風皆有可紀
胡閔畧至此實有司之咎也亟思脩訂匪朝伊
夕雖然第爲之亦極難耳問典章誰藏柱下之
史論人物孰授月旦之評索事實若無星之秤
覓詩文同沒字之碑躊躇却顧從何措手且昔
也許隸開封今陞爲直隸州得以耑制屬邑從

前所載四邑之事畧所當畧今宜詳所當詳以
備郡乘規模先後增補尙需網羅至胡公之志
不以邵爲宗及得

國初汪志一編亦失邵公遺意豈二公當日求文
莊之志而未得歟余心弗慊非得邵志將安仿
哉極力訪求渺不可得故脩志誠亟其如一無
憑藉何因循三載未得舉行意殊鬱鬱也甲子
又奉

大方伯滇南趙公檄修續志余仰體雅意更不

敢緩轉飭屬邑纂呈遂廣蒐典籍博採輿論又
思邵志超超古今人知貴重雖或年遠必有珍
藏終不至於磨滅者於是訪求益力一日有以
明季董公一志見投視之頗殘闕亦往往發抒
已見然其大綱細目一宗邵志凡係邵公議論
均有識別余繙閱數過不特服其筆意名貴而
微言大義協乎朱子綱目一書其有益于綱常
名教世道人心爲甚大當時見重海內余今益
信其不誣也不覺躍然喜肅然敬奉爲楷模而